

军事长篇小说

宋真易旅

阎欣宁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1 24

1514-C₂

来自动物

阎欣宁

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来复线 / 阎欣宁著.- 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07
ISBN 978-7-5033-2037-8

I.来… II.阎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5485 号

书 名:来复线

作 者:阎欣宁

责任编辑:余天宝

绘 图:王洪伟

封面手书:翁铭泉

封面设计:李 戎

责任校对:马 涛

出版发行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:100035

电 话:(010)66531659

E - mail 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瑞哲印刷厂

开 本:700×1000 1/16

字 数:370 千字

印 张:22.375

印 数:1-10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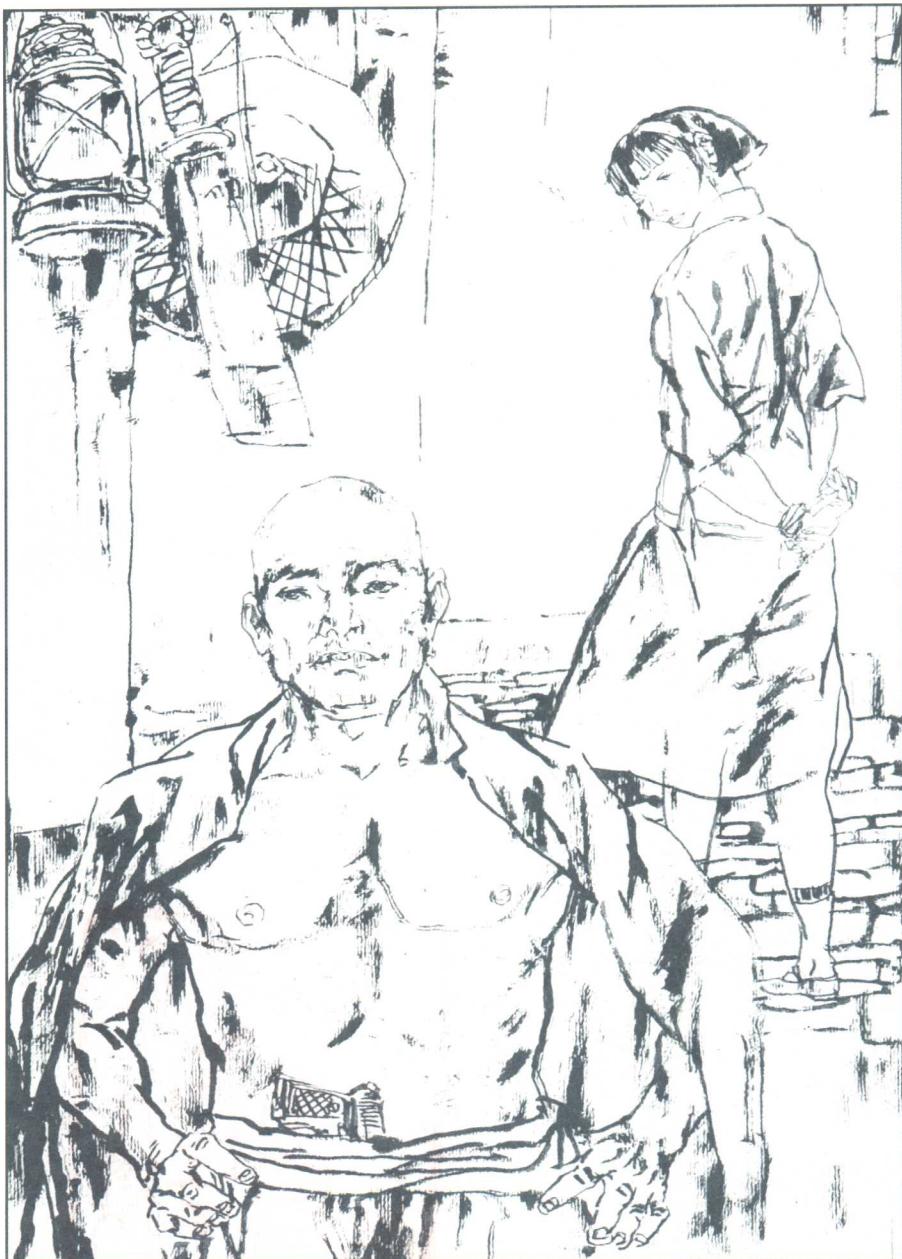
版 次:200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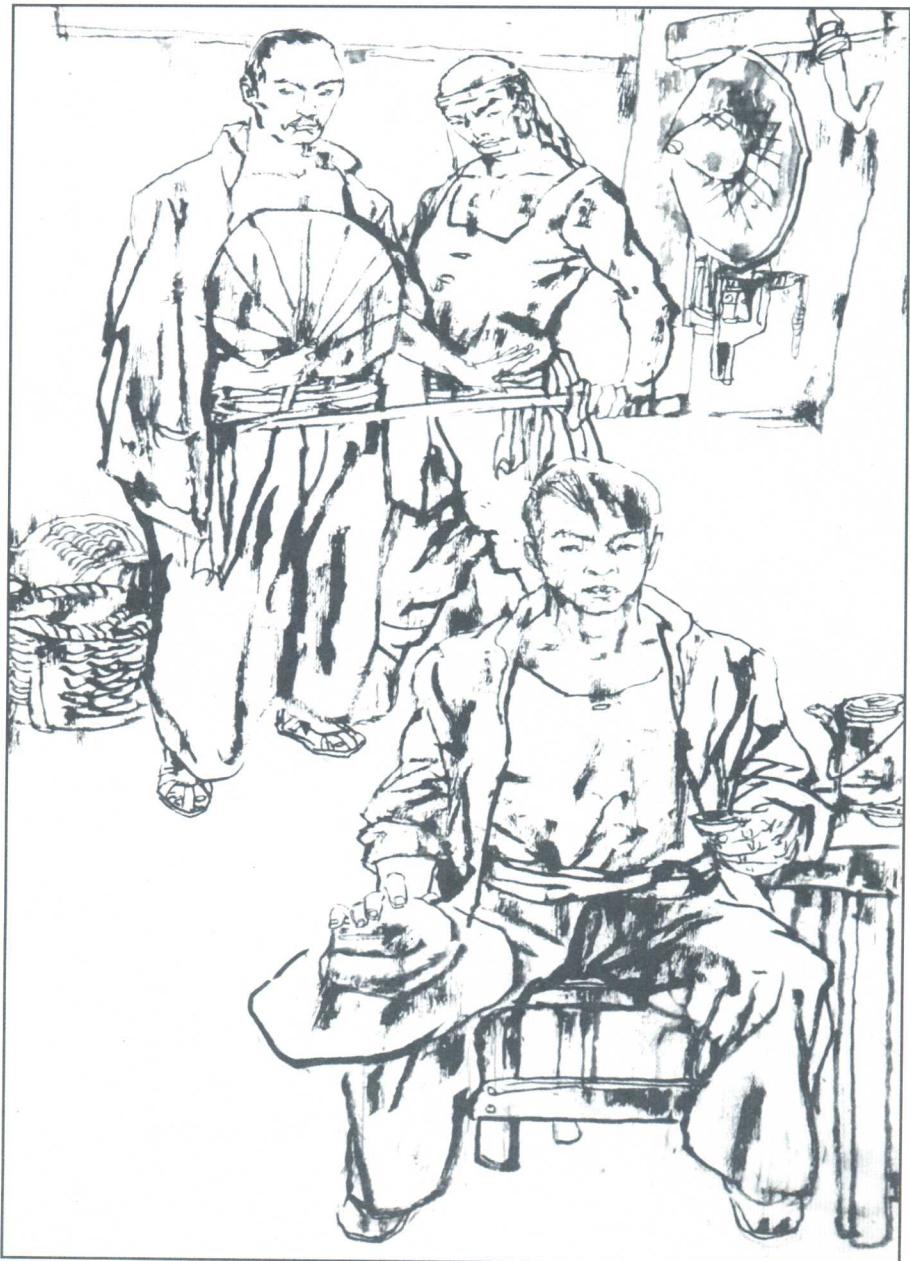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033-2037-8

定 价:29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印刷厂调换)



刘瑛一抬头，看到了茅屋内壁上挂的那面烟熏火燎变得黑乎乎的旗子。好个厉害婆娘！龙海山心中不由感叹道。



雷明在这一瞬间确信，眼前这个男人不是龙海山。龙海山连一天的书都没读过，他张嘴说话，绝不会使用这种欧化的“倒装句”。



大伙一声不响，闷头向村外开阔地冲去。剩下百来米了，刀匪们才刚刚发现。这时，游击队员的排枪响了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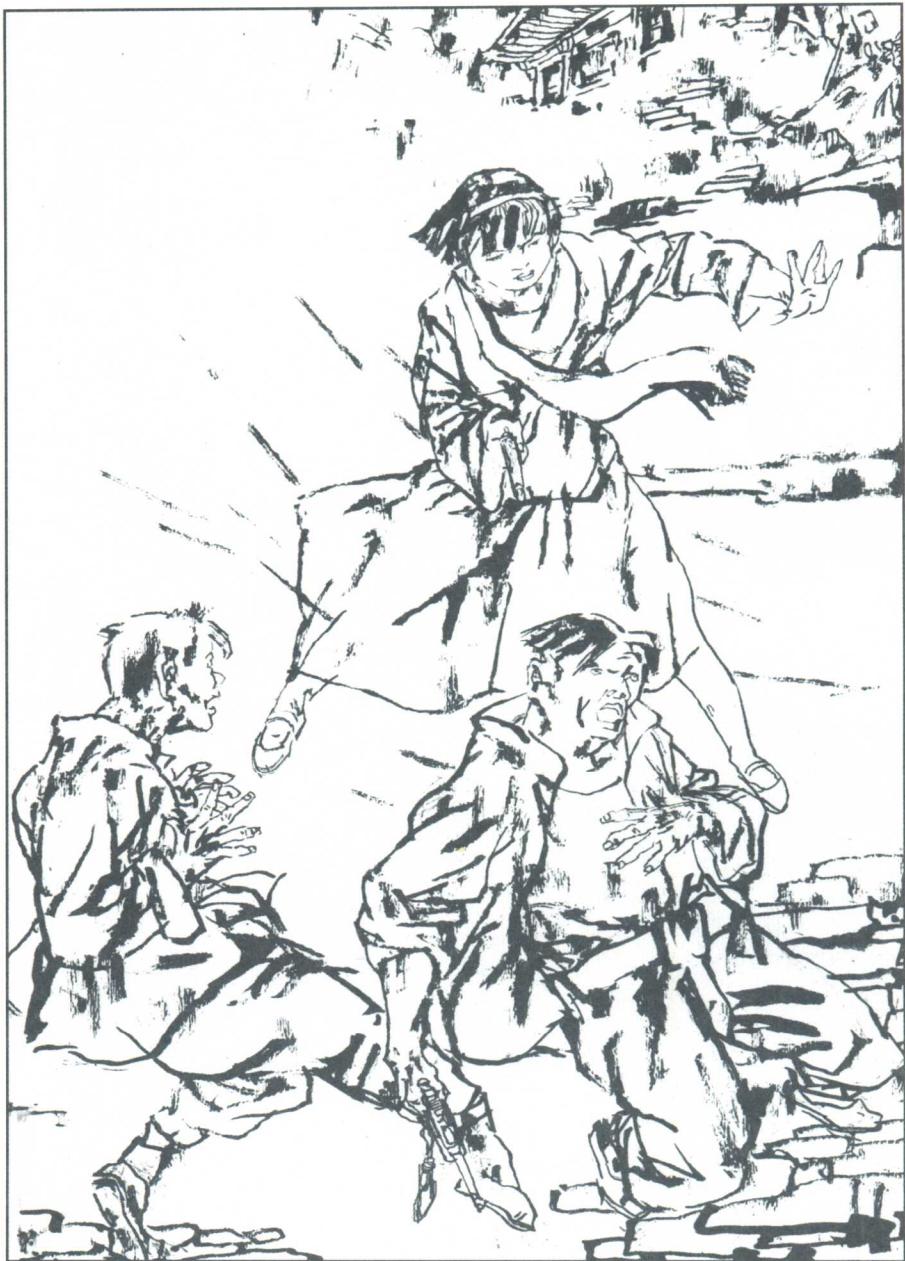
龙海山顾不上发信号，他飞身扑向门口，一脚踹开虚掩的房门，端着手枪大吼一声：“都不许动！老子是游击队！”



扫帚划过的声音没有停下来，一声轻轻的咳嗽声却送进了陈天枢的耳朵。简直不敢相信，“烂竿根”会有话要对他说。



阵地上的一挺轻重机枪撂倒了一片之后，后面的敌人变得犹豫起来，再扔过去一群小鸟般的手榴弹，敌人就潮水般退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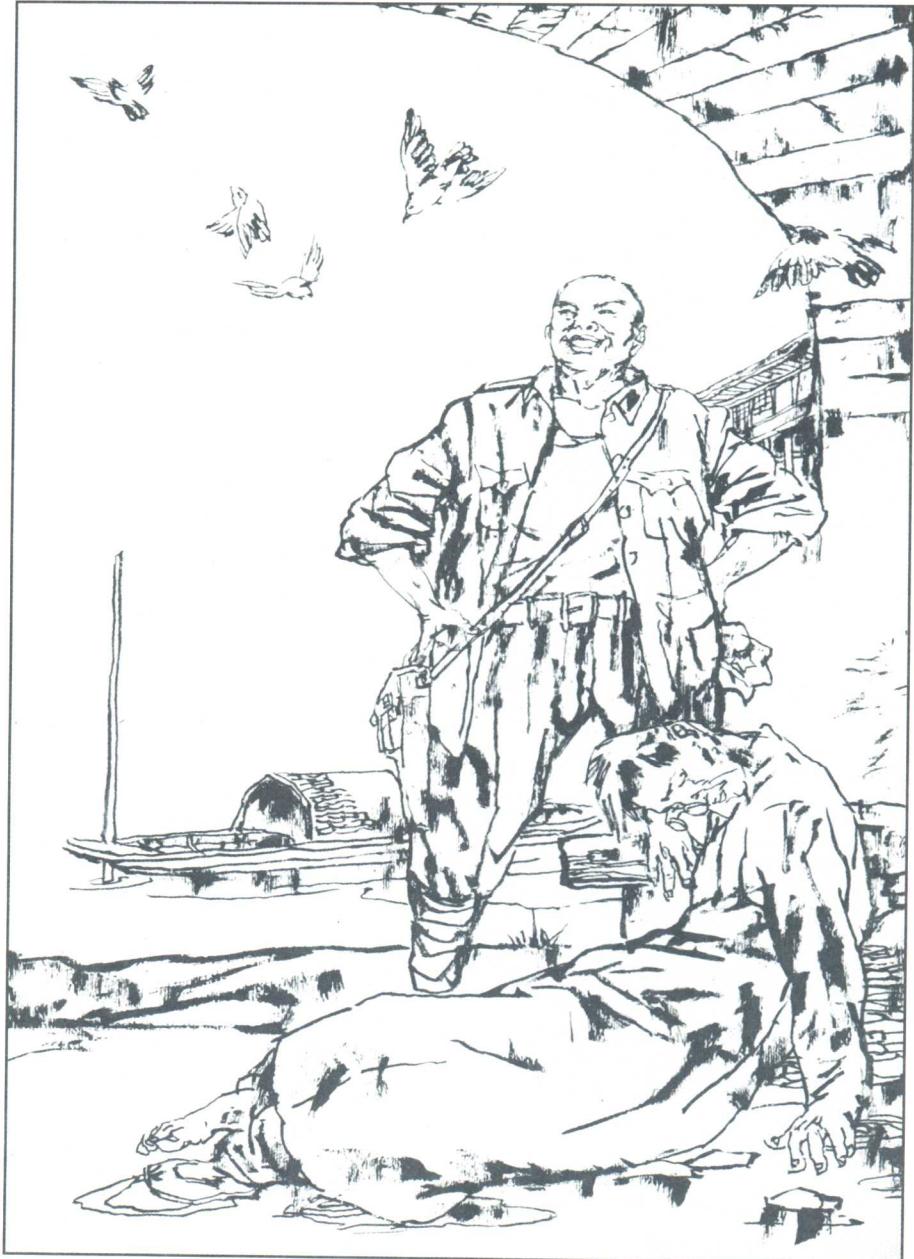
刘瑛像只灵巧的兔子，往旁边一跳，当她双脚落地时，身体已经向后转了一百八十度，同时，她手里的枪声已经响了……



和尚站稳脚跟，怒目圆睁。那一双凶光毕露的眼，流露出此人并非善茬。不过，他眼中的凶光稍纵即逝。



雷明和刘瑛这趟福州真没白来。果然，大报小报上有关时局的报道连篇累牍，什么样的消息和评论都有。



雷明在奔腾的江水中救起落水狗似的陈天枢。龙海山虽然恨其不死，却也无奈。只得仰天长叹：不是不报，时候不到啊！

目 录

- 1 特派员进山 / 1
- 2 先扣押一个 / 7
- 3 再扣押一个 / 14
- 4 见到真佛烧真香 / 23
- 5 冒牌书记 / 28
- 6 千江口客栈 / 36
- 7 “读书人”和奸细 / 44
- 8 螳螂和黄雀 / 53
- 9 北区惊魂 / 61
- 10 大法师 / 65
- 11 长矛、钢枪和宣言 / 72
- 12 中坑村历险 / 81
- 13 红带会 / 85
- 14 夜袭天楼镇 / 93
- 15 谁摸起了带血的匕首 / 97
- 16 首战大刀会 / 104
- 17 又到千江口 / 110
- 18 两个“特派”和一张床 / 117
- 19 苏维埃政府和一头猪 / 123
- 20 钝刀子割肉 / 132
- 21 “南龙”救“北楚” / 138
- 22 破碎的花瓶 / 148
- 23 狗的哲学 / 155
- 24 伤痛 / 161
- 25 举起的胳膊 / 167
- 26 既生龙，何生楚 / 172

- 27 楚天雷之杀 / 178
28 番薯稀饭和老酒 / 186
29 兔死狐悲 / 191
30 就算鸡蛋撞不碎石头 / 196
31 走的和留下来的 / 203
32 血战二马岭 / 209
33 “唐海匪”之死 / 218
34 雷坑 / 225
35 孤老婆子 / 232
36 凡事都有兆头 / 241
37 羊头汤 / 246
38 风雪中的枪声 / 251
39 当叛徒，容易嘛 / 258
40 用左手杀人 / 263
41 春天的桫椤树 / 268
42 病中脱险 / 278
43 宫瘸子带来的问题 / 286
44 死者留下来的秘密 / 295
45 小庙探幽 / 302
46冤家路窄 / 308
47 山外来人 / 317
48 进城的和上山的 / 324
49 落水者 / 333
50 送你一支枪 / 340
51 疆场悲歌 / 347
尾 声 / 354

1 特派员进山

青竹山的夏天格外迷人。瓦蓝的天空就像镶在绿色山峰的顶棚，太阳高高地照下来，竹林中洒满的阳光斑点就像到处抛撒着黄铜子弹壳，让人总想俯身拾起点什么，再带回家去。山风起处，浓郁的绿色茅草齐刷刷地弯下腰，水浪一般滚去，由远至近，再由近至远，然后渐渐恢复了平静。林子里的各种鸟儿自顾自鸣得意地啁啾不已，混合成的合唱就蔚为壮观了。

山腰的羊肠小道上的茅草被人分开，钻出了一位打赤膊的汉子。他头上的旧斗笠压得很低，几乎遮去了眉眼，一条打着层层叠叠补丁的短裤已经被汗水溻透了，汗酸味能熏走几十米内的虫蛇。忽然，汉子警觉地停下脚步，斗笠下面那双生动的大眼睛警惕地四处瞄去。他听到附近的鸟儿突然噤声，就连山风似乎都停了下来，失去鸟鸣山风低吟的山林顿时死一般沉寂。

就在一愣神的工夫，他分明感到身后受到了威胁。他本能地转过身来，一支黑洞洞的“汉阳造”枪口和一支闪着寒光的长矛几乎顶住了他的脊背。

“不许动，手举起来！”

赤膊汉子的汗水在阳光下晶晶发亮，还有他那一口齐整的好牙，一路上他绷得紧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。他看到了持枪矛者手臂上的红臂章，上面写的什么，风吹雨淋早就字迹模糊了，根本看不清楚。只有那褪色的布，的确是红的。

“你们是……”他试探着叫了一声。

迎向他嘴巴的，却是那黑洞洞的枪口。

枪口慢慢抬起来，对准了他的脑门心。“哗啦”一声，对方的枪栓拉动了，他几乎窥到了对方枪膛中的来复线。

龙海山长得粗壮高大，有些南人北相。他的胡子和头发几乎一样长，那肯定是某一次刀剪修理后留下的痕迹，也许下一次动刀的时候，

胡子和头发还是齐断共长。方头大脑的龙海山耳阔鼻挺，看上去并不是那种笨头笨脑的人，而是饶有灵性。此时，他正在营地窝棚里擦他那支手枪。他的“撸子”小巧精致，有些像大户人家进出嘴边的小汤匙，在他粗大的手掌中更显得娇小柔弱，似乎若不小心些，一使劲就会捏碎了。龙海山并不喜欢这样的小玩意儿，他觉得这是娘儿们家使唤的，他总想找机会换上支德国造的二十响盒子炮，那家伙打起来一甩甩的，才带劲儿呢！人要甩，枪也要甩。人甩的是种精神头，革命不怕死，砍掉脑袋碗大个疤，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什么的；枪甩的可就是火一般的威风。可是，这娘儿们枪也有它的好处，龙海山有时下山进城，化装之后，小枪随便往哪一掖一藏，狗都嗅不出来。青竹山上粮食不济，更不用说吃的油和灯油了。龙海山擦枪只能使块破布用力来回蹭，他不时停下来，将几颗去年的蓖麻子在枪身上抹来抹去，算是沾点油性。他那专注的神情和舒坦劲，不像是他在擦枪，倒像是有谁在替他洗澡。他将擦拭中的手枪倒过来，凑着棚外的阳光，眯眼打量着枪管中的膛线。他知道膛线越新，枪的精确度越高；相反，如果一支膛线磨损的旧枪，准头可就大打折扣了。很好，他的小撸子中的来复线分明，令他极为满意。

那汉子被带进窝棚的时候，龙海山连眼皮子都没撩一下。

“又是来探山的奸细？带进来做什么？砍了！”

龙海山吹了吹枪管，曲折的膛线改变了气流，发出好听的哨音。

“城外有城，山内有山……”被疑为“探子”的来人声音不大，吐字却分外清晰。

龙海山一愣，他没料到来人张口就是一句暗号。这样的接头暗号是至为神圣的，青竹山里，就连他龙海山听到暗号，也不能不垂下枪口。

“城连着城，山连着山。”龙海山脱口应道。

来人松了口气。“同志，你们是青竹山县委的同志吧？我是福州中心市委派来的交通员。”

“拿证明来。”龙海山又把目光移到枪口，人都有叛变的呢，更不用说暗号了。

那汉子迟疑了，狐疑的目光差点把龙海山身上那件破布褂给剥下来。

“同志，你可是县委书记楚天雷……”

“楚天雷？对，我就是！”

没等来人话说完，龙海山抢先回答。听到楚天雷的名字，他撩起眼